

## 《懺悔錄》中的個人生平與世界歷史

朱振宇

浙江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在《反思錄》（*Retractationes*）中，奧古斯丁曾將《懺悔錄》（*Confessiones*）劃分為兩部分，其中卷一至卷十是關於他自己，而後三卷則是關於《聖經》。<sup>1</sup>但在前十卷中，前九卷講述的是奧古斯丁從出生到三八七年皈依、受洗再到準備返回非洲故鄉的人生歷程，卷十則以其關於記憶的沉思而顯得獨立。因此，加上後三卷的《創世記》解釋，《懺悔錄》的十三卷分為卷一至九、卷十、卷十一至十三三個部分。關於《懺悔錄》是否應該進行這樣的結構劃分、以及全書各個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繫如何，現代學者莫衷一是。<sup>2</sup>筆者認為，在眾說紛紜的解釋中，值得重視的是從救贖歷史和寓意解經法來解讀《懺悔錄》內在統一性的著作，在此，筆者試圖指出，奧古斯丁通過《懺悔錄》中的寓意寫作與巧妙的結

- 
1. Augustine, *Retractationes*, 2. 6.1, in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vol. 57 (Turnholt: Brepols, 1984), p. 94.
  2. 在這方面，值得關注的文獻有：Robert J. O'Connell,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 The Odyssey of Soul* (2nd e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9)；John C. Cooper, "Why Did Augustine Write Books XI-XIII of the Confessions?," *Augustinian Studies*, 2 (1971), pp. 37-46；William A. Stephany, "Thematic Structure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1982 Patristics,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Conference held at Villanova University, November 1982)；Robert McMahon, *Augustine's Prayerful Ascent: An Essay on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Confessions*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9)；C. J. Starnes, "The Unity of the Confessions", in Elizabeth A Livingstone (ed.), *Studia Patristica*, vol. 18.4 (Leuven: Peeters, 1990), pp. 105-111；Frederick J. Crosson, "Structure and Meaning in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 in Gareth B. Matthews (ed.), *The Augustinian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27-38；等等。

構設置，在自己的自傳（前九卷）、心靈的時間性結構和《聖經》解釋（後四卷）之間建立起了對應關係，使個人的生平敘事成為了具有救贖歷史意義的「典範寫作」。

## 一、作為「典範」的自我生平

布朗（Peter Brown）曾在分析《懺悔錄》的創新意義時指出，《懺悔錄》有別於同時代以「皈依」為完滿結局的聖徒傳記。<sup>3</sup>其特殊之處，就在於對聖徒心路歷程的實際描摹，這種「現實主義」不僅體現在描述心理活動時的細膩，還體現在心靈在皈依之後仍然為塵世的情感所苦。<sup>4</sup>布朗的把握固然正確，但卻未能分析出，奧古斯丁描述心理歷程的事例為何多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瑣事——偷梨、母親的酗酒……而不是選擇更多看似更為壯烈的「心靈事件」。

或許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才使奧康奈爾（Robert J. O'Connell）堅持認為，《懺悔錄》中「個體犯罪的故事最終是人性本身的故事」。<sup>5</sup>在對前九卷故事的逐卷解釋中，奧康奈爾不時發現，在前九卷記述的具體的個人生平事件之中，有多處隱含着人類從誕生到墮落再到得救而重生的《聖經》式歷史觀。可惜的是，奧康奈爾的分析偏於片段而缺乏系統。筆者以為，在這方面，克羅松（Fredrick J. Crosson）與斯蒂芬尼（William A. Stephany）的研究更值得借鑒，前者指出，《懺悔錄》前九卷以卷五為中心，存在着明顯的下降——上升的對稱結構，<sup>6</sup>後者則指出，在各卷

3.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158-181.

4.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莫妮卡死後奧古斯丁的悲傷，關於這個問題的分析，見 Paul Helm, "Augustine's Grievings", in William E. Mann (ed.), *Augustine's Confessions: Critical Essay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 147-160。

5. Robert J. O'Connell,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 The Odyssey of the Soul* (2nd e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0.

6. 克羅松認為，《懺悔錄》自傳部分的九卷以卷五為中心，但他同時認為，就全書十三卷的內容而言，核心為卷七，在前七卷中，奧古斯丁以摩尼教的錯誤方式理解上帝的「無

主題上，卷一與卷九、卷二與卷八、卷三與卷七、卷四與卷八存在着兩兩對應的顯現，因此，前九卷的結構可以概括為 ABCDEDCBA。<sup>7</sup>

根據斯蒂芬尼的分析，《懺悔錄》卷一與卷九的主題是生與死，卷一講的作為孩童的「我」肉身的誕生，通過描繪孩子內心的痛苦與罪惡，勾勒出了亞當的子孫在罪中出生的情狀，奧古斯丁看到了孩子的「奪乳之恨」：「還不會說話，就面若死灰，眼光狠狠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由此指出，「可見嬰兒的純潔不過是肢體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無辜」（1.7.11）。<sup>8</sup>在卷九中，奧古斯丁描述了自己、兒子以及幾個朋友的洗禮，洗禮是靈魂的重生，與卷一中肉身的誕生遙相呼應；卷九還記述了給予自己生命的母親莫妮卡的死並追憶了她的生平。

卷二和卷八中佔據突出位置的則是「花園」主題，在追憶青年時自己的墮落時，奧古斯丁選取了看似瑣事的「偷梨」的故事，在敘事中，奧古斯丁無意描繪偷竊的細節和偷盜物的價值，只是為了懺悔自己偷竊的動機：「我們所以如此做，是因為這勾當是不許可的」；「因為我所偷的東西，我自己原是有的，而且更多更好。我也並不想享受所偷的東西，不過為了欣賞偷竊與罪惡。」（2.4.9）挑戰禁忌與縱容伙伴的罪惡——這種偷竊的動機正是始祖伊甸園中偷吃禁果的心態。此時的奧古斯丁代表了我們每個人，被偷竊的樹就像是亞當之樹，人類便因這樹而死。<sup>9</sup>在

---

所不在」，但從卷七受新柏拉圖主義啟迪開始，奧古斯丁開始脫離摩尼教對神的物質化解釋，因此《懺悔錄》後六卷內容逐漸轉向寓意解經。見 Crosson, "Structure and Meaning in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 p. 27-38。

7. Stephany, "Thematic Structure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8. 除非特地說明，本文中的《懺悔錄》譯文均出自周士良譯，《懺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所參照的拉丁文均出自 *S. Aurelii Augustini Opera Omnia* (<http://www.augustinus.it/latino>)。

9. 關於偷梨事件中隱含的惡意及其與原罪的相似，見 Scott MacDonald, "Petit Larceny, the

卷八中與偷梨故事對應的是奧古斯丁在米蘭花園無花果樹下的皈依；阿利比烏斯（Alypius）的勸導引起了奧古斯丁內心的強大衝突，內心起了風暴，他哭了起來，避開了阿里比烏斯，躺倒在一棵「無花果樹下」，接着，他聽到鄰近屋中孩子的歌聲「拿着，讀吧；拿着，讀吧」，翻開手頭的使徒書信，「頓覺有一道恬靜的光射到心中，潰散了陰霾籠罩的疑陣。」（8.12.29）這裏的無花果樹顯然影射着伊甸園中的樹，就這樣，米蘭花園的無花果樹成了奧古斯丁的「基督之樹」，他的得救也成了人類得救的典範。<sup>10</sup>

卷三和卷七的主題都是知識，卷三追憶了年輕時代的奧古斯丁對修辭術的沉迷，講到他學習西塞羅的修辭學著作《荷爾頓西烏斯》（*Hortensius*），在心中燃起了對於智慧的愛，但對古代智慧的愛不僅未能幫助他節制肉身的欲望，還使他的淫慾愈演愈烈。<sup>11</sup>同時，年輕的奧古斯丁還加入了摩尼教，接受了摩尼教徒許諾關於惡的本質的理解，將善與惡都理解為某種質料，卻未理解到，將至善理解為可變的質料等於否認了上帝的恆定。卷七的主題則是新柏拉圖主義著作對奧古斯丁的啓發，新柏拉圖主義雖並不能等同真正的信仰，但卻使奧古斯丁「懂得在物質世界外找尋真理」（7.20.26），漸漸遠離了摩尼教的謬誤，奧古斯丁開始相信上帝的無限與永恆，也開始明白所謂的惡，不過是善的匱乏。

卷四與卷六的主題是愛與友誼，但兩卷書對友誼的理解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第四卷的核心部分記述了奧古斯丁摯友

---

Beginning of All Sin: Augustine's Theft of the Pears", in Mann (ed.), *Augustine's Confessions*, p. 45-70.

10. 關於卷八聆聽童謠的特殊意義，見 Nicholas Wolterstorff, "God's Speaking and Augustine's Conversion", in Mann (ed.), *Augustine's Confessions*, p.161-174.

11. 按照古典哲學作品，如柏拉圖的《會飲篇》（*Symposium*）對愛欲的分析，愛欲本身無所謂善惡，其優劣取決於物件的不同，對花容月貌、金錢名譽等塵世事物的愛是低俗的愛，對知識、乃至理念等高級存在者的愛是高貴的愛，如果能夠沿着理智的道路上升，塵世之愛最終將被克服。在這一點上，《懺悔錄》顛覆了古典哲學。

的死和自己因此歷經的心理磨難（4.4.7-4.9.14），這位朋友生前曾是奧古斯丁的崇拜者，卻在重病之時皈依基督，不久後撒手人寰，奧古斯丁在反思中發現，自己之所以為朋友的死悲慟不已，乃是因為失去了朋友，意味着失去了精神掌控的物件，而後者帶給人的快樂正是上帝的權力。因此，自己對友人的愛實為一種僭越的私欲。正是這種罪惡的友誼，是亞當接受了夏娃的誘惑，開啓了人類的罪惡。皈依後的奧古斯丁後來反省到，美好的造物由於來自上帝當然是好的，但對造物的愛必須以對上帝的愛為根本，上帝是可以安享（frui）的事物，而對造物則只能加以利用（uti）——即立足於愛上帝而將愛延伸到造物上。無論是無法消除的淫慾，還是無法忍受的喪友之痛，其錯誤都在於「安享了」本該「利用」的對象，在於忘卻了作為根本的上帝，將愛的最終目的指向了自己。在卷六中，奧古斯丁開始以信仰為基礎重新塑造友誼，他真誠地追隨聖安布羅斯，努力幫助自己的朋友走上正道（6.7.12）；他捐棄私人財產，和思想上的朋友們組成團體，「憑我們真誠的友誼，不分彼此，將全體所有合而為一，全部產業既屬於每一人也屬於全體」（6.14.24）。<sup>12</sup>

卷五是奧古斯丁人生的最低谷，在這一卷中，奧古斯丁從迦太基去了羅馬，瀕臨肉身與精神的死亡，

我到羅馬了，迎接我的是一頓疾病的鞭子，我正走向着地獄，帶着我一生對你、對我、對別人所犯的罪業，這罪業既多且重，加重了使「我們在亞當身上死亡」的原罪的鐵鍊……我當時所信仰的基督不過是一個幻象……我的靈魂已附於真正的死亡……（5.9.16）

---

12. 兩卷關於「愛」的主題在細節上的對應還包括：卷四開始，奧古斯丁自述自己已有了一個女人（4.2.2）。在卷六末尾，他把她送回了非洲（6.15.25），等等。

不難看出，奧古斯丁從迦太基到羅馬的旅程背後，是《埃涅阿斯紀》（*Aeneis*）中的故事，按照維吉爾（Vergil）史詩的記載，羅馬之父埃涅阿斯在陷入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的情網，天神在夢中示意他，真正的故鄉是「西土」——羅馬，最終羅馬之父脫離了情慾羈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奧古斯丁離開迦太基到羅馬的進程，意味着克服罪惡的愛慾，向真正的故鄉——上帝——回歸。<sup>13</sup>因此，第五卷實為前九卷中的轉捩點，在此之前的敘事着重於「罪」，而在此之後的敘事着重於「救贖」。

按照斯蒂芬尼的分析，從卷一到卷九這一系列個人經歷中隱含的下降——上升結構再現了基督從道成肉身到殉難再到復活的救贖歷史的一般模式。筆者以為，這種為各卷確立主題的做法雖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卻正確地指出，在揀選個人生平的瑣屑小事進行回憶時，奧古斯丁無時不在進行着關於創世歷史的思考；因此，無論是知識還是愛慾、出生還是死亡，前九卷的寫作都被賦予了救贖歷史中的「典範」意義，在其中，文本中的奧古斯丁已經不僅僅是歷史上的希波主教，而是成為了世界歷史中的每一個人。<sup>14</sup>

## 二、生平敘事與寓意解經

斯蒂芬尼、奧康奈爾等學者指出了《懺悔錄》前九卷中的《聖經》式書寫，但前者未能對後四卷與前九卷的關係提出有建樹的意見，後者則由於側重於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的解釋而忽略了《懺悔錄》極具文學性的寓意解經，從而也未能從細節上指出，為何後四卷的內容與前九卷具有

13. 在《懺悔錄》1.13.20 中，奧古斯丁明確提到少年時代的自己為狄多的失戀自盡而流淚的經歷。在卷三開始，明確提到，自己來到迦太基（3.1.1）。

14. 認同這種觀點的見 John J. O'Meara, *The Young Augustine* (New York: Alba House, 2001), pp. xv-xxxiv。

內在一致性。但事實上，正如奧唐納（James J. O'Donnell）注意到的，《懺悔錄》中的寓意解經使《創世記》的文字可能具有的多重意義同時存在，<sup>15</sup>而正是這種多重意義的並存使《懺悔錄》在文學意義上成為一部連貫的書。

具體將後三卷中的寓意解經滲透入前九卷解讀的一位學者是麥克馬洪（Robert McMahon），<sup>16</sup>其做法，是將《懺悔錄》卷十三提到的上帝創世七日的全部活動強行分解為九個行動，並將奧古斯丁對這九個行動的寓意解釋一對一地套用在對前九卷的理解上。<sup>17</sup>這種解讀手法在相當一些文本細節的分析上顯得過於牽強，然而其解讀思路卻極具啟發。在此，筆者試圖指出，在前九卷中，與後三卷中的寓意解經類似的文學譬喻雖然未按嚴格的次序出現，但通過將這些譬喻穿插入個人生平的敘事，奧古斯丁確實成功將個體歷史中的事件與上帝創世中的行動微妙地銜接到一起。

《懺悔錄》卷十三中的一個段落集中展現了奧古斯丁對《創世記》的寓意理解：

但如着眼於象徵意義——我以為《聖經》所以把祝福僅限於水中生物與人類，真諦即是如此——則無論在精神與物質受造物中，——猶如在天地之中，——無論在良好的與敗壞的靈魂中，——猶如在光明與黑暗之中，——或在傳授《聖經》的神聖作者中，——猶如在諸水之間的穹蒼，——在痛苦的人類社會中——猶如在海洋之中，——或在虔誠信徒的持身方面——猶如在陸地之上——或在現世的慈善工作方面，——猶如在花草果樹之間，——或在專為造福他人的精神恩寵方面，——猶如在天際的「光體」內，——或在有軌

15. James J. O'Donnell, *Augustine: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134.

16. McMahon, *Augustine's Prayerful Ascent*.

17. 同上書第三章的具體分析，頁 38-116。

有則的情感方面，——猶如在「有生命的靈魂」——我們都能找到芸芸眾生。（13.24.37）

在這個段落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天與地分別象徵精神與質料；光明與黑暗分別象徵善與惡；水對應着沉淪在罪中的人類世界；陸地代表着理智與正確的信仰；發光的天體代表着傳播信念的慈善工作在人事中重塑人靈魂的善工；花草果木象徵着蒙受恩典的靈魂；為靈魂賦予生命則意味着對人類的愛慾予以指引。正是這種寓意理解將前九卷的個人生平和《聖經》記載的人類歷史緊密聯繫在一起。

創世之初，上帝分離天與地、光明與暗，人類出自地——作為質料的泥土，上帝將天——即自己的形象賦予人，使質料擁有形式，使人具有靈性。亞當的子孫繼承原罪，出生在黑暗之中——在前九卷中，正是這種暗昧標誌着奧古斯丁被欲望撕扯的嬰孩時期和沒有真知教育的童年，「因為處於情慾的暗影之中，就遠離你的榮光」

（1.18.28），但作為信徒的母親莫妮卡坦然讓兒子接受即將到來的塵世考驗，因此「她寧願讓泥土去遭受風波，以後再加搏塑，不願已經成形的肖像遭受蹂躪」（1.11.18）。

此後，上帝將海水和陸地進行了分離，<sup>18</sup>在前九卷的記述中，奧古斯丁用苦澀的海和堅實的陸地來區分敗壞的世俗文學和正確的信仰。在卷一中，奧古斯丁沉痛地回憶起，少年時代曾怎樣沉溺於閱讀古典文學中歌頌情慾的段落：

人世間習俗的洪流真可怕；誰能抗禦你？你幾時才會枯竭？你幾時才停止把夏娃的子孫捲入無涯的苦海，即使登上

---

18. 在卷十三中，海水被明確解釋塵世的欲望，其目的是追求現世的幸福，而陸地則屬於上帝，參見 13.17.20。

十字架寶筏也不易渡過的苦海？我不是在你那裏讀到了驅策雷霆和荒唐淫亂的尤比特嗎？（1.16.25）

誨盜誨淫的不良文字滋養了欲望的泥沼，青年奧古斯丁迷上了世俗愛情戲劇，為戲中角色的悲慘際遇而感傷，在亞里士多德眼中，這種因美好的粉碎而引起的同情被看做是悲劇的淨化作用，它可以陶冶公民的心靈，塑造城邦的良好風尚。但奧古斯丁卻看到，人們為自己不願遭遇的悲慘故事而感動，實際是從他人的痛苦中感到快樂，並因為自詡為有惻隱之心而沾沾自喜，歸根到底，讓人追求這種變態快樂的始作俑者，還是「深淵」一樣的情慾：

這種同情心發源於友誼的清泉。但它將往何處？流向哪裏呢？為何流入沸騰油膩的瀑布中，傾瀉到浩蕩熾熱的情慾深淵中去，並且自覺自願地離棄了天上的澄明而與此同流合污。（3.2.3）

因此在奧古斯丁回憶中，培養孩童閱讀古典文學的習俗無異於「衝擊岩石的聲浪」（1.16.26）。

與沉淪慾海相對的，是來到新的土地之後正確信仰的獲得。奧古斯丁渡海來到羅馬後，開始結識了真正的良師益友，在思想上慢慢由新柏拉圖主義接近基督教，在卷七中，他將正確的信念比作「和平之鄉」（7.21.27）。在走向新土地的過程中，奧古斯丁那好似在大海中沉浮的不堅定的信仰漸漸取得了堅實的地基。

上帝在創世第四日的行動是造日月和眾星、分晝夜和安排時令。按照奧古斯丁的解釋，不同的發光體代表不同級別的言語，直接來自神的「智慧的言語」就像晨曦，是

「宏大的光體」，它的受眾是「愛好真光的人們」；同樣來自神的「知識的言語」是「小的光體」，它「隨時代而變化，猶如月魄的有贏有虧」，而其餘的各種人類技藝則如星光，它們雖無法和智慧的光華相提並論，但卻能讓出生在黑夜中的孩子「以為自己被棄於黑夜之中」。智慧的妙諦只能「傳授給出類拔萃的人」，而對於血肉之軀的芸芸衆生，只有先「以月亮與星辰之光為滿足」，壯大之後才能「受得住太陽的光輝」（13.18.23）。

在前九卷記述的奧古斯丁的思想歷程中，也不難發現這樣的從「月亮與星辰之光」到「太陽的光輝」的過程，在卷五記述的歲月中，奧古斯丁已經看了很多哲學家的著作，相對於摩尼教的著作，這些哲學著作的確給與了奧古斯丁一些可靠的知識。一些人根據這些知識準確預測了日蝕和月蝕，並因此沾沾自喜，但奧古斯丁卻看到，「目無神明的驕傲使他們和你的無限光明隔絕；他們能預測日蝕，卻看不到自身的晦蝕。」（5.3.4）後來出現在奧古斯丁身邊的摩尼教徒福斯特斯（Faustus）也只是「一隻名貴的空杯」（5.6.10）。聖安布羅斯（St Ambrose）的出現使奧古斯丁從摩尼教轉向基督教信仰。相對於安布羅斯對信仰的深刻理解，無論是異教哲學的知識還是福斯特斯的知識和修辭術，都像是星星、月亮遇到了太陽，失去了光輝。

在信仰的光照下，奧古斯丁心中知識與愛的種子真正萌發，他盡心幫助阿利比烏斯、內布利提烏斯（Nebridins）等朋友，脫離錯誤的生活方式，一起探索真正的幸福生活。此時的奧古斯丁，正如卷十三中寫的，「猶如一株結成果實的樹，即是能加恩於人，用公平正義的力支援，如樹蔭一般複庇別人，從強暴者的手中解救被蹂躪的人。」（13.17.21）

上帝創世的最後一個行動是創造「有生命的靈魂」，即

造人。按照奧古斯丁的解釋，「有生命的靈魂」指的是有信仰的生活。在奧古斯丁看來，靈魂是否有生命，取決於其是否服從上帝，「你們的靈魂因追求世俗而死亡，唯有逃避世俗才能生活」（13.21.30），靈魂背離上帝，屈從於塵世的欲望，就是「靈魂之死」。死去的靈魂重新擁有生命意味着皈依，這正是《懺悔錄》卷八的主題。在這一卷中，奧古斯丁記述了許多人皈依的故事：幾個皈依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當時頗有名望的成功人士，迷戀於此世的地位與榮譽，而皈依的關鍵，恰恰在於放棄此世的功名利祿帶給人的傲慢，轉入懺悔的謙卑：學術名流維克托利努斯（Victorinus）私下讀了《聖經》，自詡成為了真正的信徒，但被告知，真正的信徒必須公開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維克托利努斯幾經猶豫，走向教堂，與往日的榮耀決裂（8.2.4）。皇帝的兩位近臣在特里爾城（Triers）的一個花園中看到了安東尼（Antony）的傳記，感到真誠的悔恨，終於放棄官職，成為上帝的僕人（8.6.15）……在聽到這一系列皈依故事之後，是奧古斯丁本人的皈依，……就這樣，一系列個體的皈依的故事勾勒出了一部人類靈魂轉向史，也就是造人的歷史。

上帝的創世止於第七日的安息，而《懺悔錄》卷九中記錄的事件無不指向安息的靜默。在一個叫奧斯提亞（Ostia）的小鎮，奧古斯丁與母親莫妮卡（Monica）站在一個視窗前，眺望室外的花園；母子倆從容地閒談着，「剎那間悟入於真慧」（9.10.24）。作為凡人，他們本來只能通過上帝創造的萬物愛上帝，但在那一剎那離開萬物直接觸及到了靜默的神聖，在那一瞬間之後立刻又「回到人世語言有聲有訖的聲浪之中」（9.10.24）。此後發生了莫妮卡的死（9.11.27-28）——無論是思想在剎那間觸及到神的寂靜，還是肉身的死亡，都充滿「安息」的意味。

由此可見，奧古斯丁將自己解經所用的譬喻穿插進前九卷的敘事，一方面使《聖經》的字句在歷史中獲得了具體的、字面的意義，同時，也讓人生中微不足道的瑣事具有了救贖史上的靈性的意義，前九卷的敘事和後三卷的解經在寓意解釋中被緊密連結在了一起。

### 三、時間、歷史、字句與永恆

在《懺悔錄》中，連結個人生平和《創世記》解釋的部分就是其最著名的對記憶與時間性的分析。在其中，時間被定義為心靈的延展與運動。<sup>19</sup>在奧古斯丁看來，具有上帝「形象」的人，其心靈中也有上帝的印記。若人不曾墮落，人的心靈將緊緊依附於「永遠的現在」——上帝，而將自身收束為一，因而能享受永福，但人違背了上帝，為有限的外物所誘惑、沉醉於感官的快樂。由於感官只能局限於轉瞬即逝的當下，心靈只好寄希望於靠記憶與期待，在已經逝去和尚未來到的事物中尋找快樂，<sup>20</sup>於是出現了《懺悔錄》卷四中記述的情形：

你通過肉體而感覺的一切，不過是部分，而部分所組成的整體，你看不到，你所歡喜的也就是這些部分。如果你肉體的官感能包羅全體，如果不是由於你所受的懲罰，官感不限制於局部，那末你一定希望目前的一切都過去，以便能欣賞全體。

19. 類似的解釋多次出現在奧古斯丁對《創世記》進行的解釋當做，比如在《〈創世記〉字解》（*De Genesi ad litteram*）中，奧古斯丁運用寓意解經法，將《創世記》中記載的晝、晚上和早晨解釋為心靈認識被造物 and 造物主的不同方式，見《〈創世記〉字解》，4.34.53），再如《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11.7 中，奧古斯丁指出，創世六日實際是天使心靈的不同狀態。此處《〈創世記〉字解》以及《上帝之城》拉丁文本，均出自 *S. Aurelii Augustini Opera Omnia*。

20. 漢語學界中，吳飛通過對奧古斯丁不同作品的綜合，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解釋，見其《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奧古斯丁對西方古典文明的終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頁 35-55。

譬如我們說的話，你是通過肉體的器官聽到的，你一定不願每一字停留着，相反，你願意聲音此去彼來，這樣才能聽到整篇談話。同樣，構成一個整體的各部分並不同時存在，如果能感覺到整體，那末整體比部分更能吸引人。（4.11.17）

「時間」就這樣產生了，其本質，就是「心靈的延展」（*distentio animi*，11.26.33）。心靈在被記憶與期待的撕扯中破碎，無法收束為一，意志（*nolle*）與意願（*velle*）發生了分裂，就像卷八中寫的：

這樣我就有了一新一舊的雙重意志，一屬於肉體，一屬於精神，相互交戰，這種內哄撕裂了我的靈魂。（8.5.11）

作為心靈延展的時間意味着心靈從統一到雜多的蛻變，也意味着人的墮落。要想讓分裂的意志重新收束為一，就必須讓沉溺於外物的心靈從大千世界中抽身而出，轉向心靈本身，再通過印有上帝的形象的心靈回溯到上帝。這樣的過程，在《懺悔錄》前九卷的個人生平中可以被概括為「皈依」，而在第十卷中，則可以被總結為由「外」而「內」、又由「內」而「上」的過程。<sup>21</sup>

《懺悔錄》卷十一充分思考了這種回溯的可能性，奧古斯丁指出，分裂後的心靈也有類似上帝的三一結構：即過去—現在—未來三元結構，其中，過去表現為心靈的回憶，現在表現為心靈的注意，未來表現為心靈的期待（11.20.26）。心靈的延展雖然是人墮落的標誌，卻仍可以看做是對上帝之永恆的模仿，因為過去與未來都收束於現在，它與沒有過去

21. 關於這個問題，漢語學界學者周偉馳首先進行了詳細的闡釋，見其《記憶與光照：奧古斯丁神哲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182-228。

與未來的上帝——這「永遠的現在」（11.11.13）有着相似之處。因此，理解自己成為了理解上帝的鑰匙。<sup>22</sup>於是，理解自我與理解神變得不可分割，正如卷十開篇所寫：

主，你認識我，我也將認識你，我將認識你，如同我被認識（*cognoscam te, cognitor meus, cognoscam sicut ut et cognitus sum*）。<sup>23</sup>（10.1.1）

《懺悔錄》的寫作可以看做是這種由個體到本源的回歸過程的體現。<sup>24</sup>就奧古斯丁個人生平而論，這種回溯過程首先體現為重新理解記憶中的個人生平（即前九卷），回溯到記憶的本質（卷十），再上升到對上帝的把握（卷十一至十三）。

同時應該看到，與墮落造成的心靈的自我分裂相對應的，是《聖經》記載的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由於罪，始祖被逐出伊甸園，從此有了死亡，也開始了以生死相繼為基本模式的「地上之城」的歷史，在這建立在肉身繁衍的歷史中，意志的自我分裂最終展現為地上之城流血不斷的紛爭史，而每個有罪的生命，都是這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就像詩歌中的每個音節都是詩歌的一部分一樣。《懺悔錄》

---

22. 正如奧古斯丁在《獨語錄》（*Soliloquia*）2.1.1 中的名言：「若我能理解自己，便可理解你〔上帝〕」（*noverrim me, noverim te*）。此處《獨語錄》拉丁文本，均出自 *S. Aurelii Augustini Opera Omnia*。

23. 此處筆者參考麥克馬洪（Robert McMahan）的解讀，將 *cognitus sum* 進行了不同於居士良先生的翻譯。

24. 吉爾松（Etienne Gilson）指出，「無論在細節上怎樣不同，奧古斯丁式的靈魂尋找上帝的軌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從外向內，從低到高……」（Etienne Gilson, *History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5), p.77）。但克羅松指出，這種看法的不準確在於，與上帝的相遇都發生在此世，而不是在靈魂之中，還有，走向基督意味着進入一個分享基督生命的共同體。參見 Crosson, “Structure and Meaning in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 p. 33。筆者以為，吉爾松指出的路綫基本正確，但克羅松的看法可以讓我們注意到，《懺悔錄》前九卷記述的真實的世俗人生，是通往上帝的起點。

卷十一的一個段落表達了這種個體與整體的關係：

整首詩所發生的（即延展），同樣可用於個別的詩節和個別的音。這首詩可能是一首更長的詩歌的一部分，那更長的詩歌也是如此。對於整個人生和人類的全部歷史何嘗不如此呢，因為所有的活動都是整個人生的一部分，而所有的人都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11.28.38）

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身上都繼承着罪，因此每個罪人的心靈都折射着世界的紛爭，因此，每個罪人的故事都具有聖經學上的「典範」意義。《懺悔錄》前九卷的故事，既是奧古斯丁小「我」的故事，也是影射整個地上之城歷史的大「我」的故事。

不應忽視的是，在上述論及個體人生與人類歷史關係的段落中，奧古斯丁將這種個體與整體的關係與詩歌中的字句進行了類比，這在《懺悔錄》中並非僅此一例。<sup>25</sup>在奧古斯丁的世界裏，上帝本身就是最為完滿的詩，上帝掌控着時間中的每個人，正如掌握着《聖經》中的每一個詞語。《聖經》本身即代表着一種寫作形式也代表着一種歷史秩序。如果說個體生命如同詩歌中的字句，那麼行走在救贖歷史中的人就像《聖經》中的言語，每個人身上都印着上帝的形象，就像《聖經》的每個詞句中都有「大言」的影子；個體生命短促，但每個生命的皈依故事都指涉着救贖；言語的聲響會在剎那間消失，但字句的精意卻指向永恆；在上帝心靈中展開的歷史長卷中，每個鮮活的生命都像是充滿着靈性的文字，通過重新理解發生在自我身上的一個個貌似毫無關聯的偶然事件而皈依、通過發生在一個個凡人身上的皈依故事而理解整

---

25. 類似的段落見《懺悔錄》，4.10.15。

個救贖歷史、通過《聖經》中的字句而把握整篇經文的意義，都意味着抵達生命以及言辭非時間性的本源，因此，理解本身也是一種返回本源的運動。<sup>26</sup>在此意義上，皈依和解經一樣，都意味着對「整全」的領受。這一點，正是《懺悔錄》前九卷和後四卷深刻的一致性所在，也是作為書寫者的奧古斯丁與作為真實歷史人物的奧古斯丁、以及作為「典範」的奧古斯丁內在的一致性所在。

誠然，作為基督徒的奧古斯丁，不會忽視凡人與神聖的差距，他明白，個人書寫只是「回歸本源」的一種嘗試，自己的在時間中的書寫與解經與上帝的永恆之言有着無法逾越的鴻溝：

你這人！《聖經》上的話就是我的話。但《聖經》是在時間之中寫的，而我的言語則超越時間，和我同屬於永恆。為此，你們通過我的聖神所看見的，我也看見，你們通過我的聖神所說的，我也說。但你們是在時間之中看見，我則不在時間之中看見；你們在時間之中說話，我不在時間之中說話。（13.29.44）

於是，正如在第九卷記述的個人生平中，在奧斯提亞的超凡入聖時刻之後發生的那樣，在與神聖剎那的相遇之後，又「回到人世語言有聲有訖的聲浪之中」（9.10.24），書寫者揭示的人生，仍是那個「連續不斷地受試探」（10.37.60）的人生。

**關鍵詞：**《懺悔錄》 奧古斯丁 世界歷史

作者電郵地址：[demeterdike@gmail.com](mailto:demeterdike@gmail.com)

---

26. 參見 McMahon, *Augustine's Prayerful Ascent*, pp. 142-155。

## 中文書目

- 吳飛。《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奧古斯丁對西方古典文明的終結》。北京：三聯書店，2013。[WU Fei. *Xin ling zhi xu yu shi jie li shi: Aogusiding dui xi fang gu dian wen ming de zhong 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2013.]
- 周偉馳。《記憶與光照：奧古斯丁神哲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ZHOU Weichi. *Ji Yi Yu Guang Zhao: Aogusiding Shen Zhe Xue Yan Jiu*.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1.]
- 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Augustine. *Confessiones*. Translated by ZHOU Shil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 。《上帝之城：駁異教徒》。吳飛譯。三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2009。[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Translated by WU Fei. 3 Volumes.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2009.]

## 外文書目

- Augustine. *S. Aurelii Augustini Opera Omnia*.  
<http://www.augustinus.it/latino>.
- Brown, Peter. *Augustine of Hippo*.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Cooper, John C. "Why Did Augustine Write Books XI-XIII of the *Confessions*?" *Augustinian Studies*, 2 (1971). pp. 37-46.
- Crosson, Frederick J. "Structure and Meaning in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 In *The Augustinian Tradition*. Edited by Gareth B. Matthew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27-38.
- Gilson, Etienne. *History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5.
- O'Connell, Robert J.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 The Odyssey of the Sou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 O'Donnell, James J. *Augustine: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 O'Meara, John J. *The Young Augustine*. New York: Alba House, 2001.
- MacDonald, Scott. "Petit Larceny, the Beginning of All Sin: Augustine's Theft of the Pears",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Critical Essays*. Edited by William E.Man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45-69.
- McMahon, Robert. *Augustine's Prayerful Ascent: An Essay on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Confessions*.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9.
- Starnes, C. J. "The Unity of the Confessions". in *Studia Patristica*, vol. 18.4. Edited by Elizabeth A Livingstone. Leuven: Peeters, 1990. pp. 105-111.
- Stephany, William A. "Thematic Structure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1982 Patristics,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Conference held at Villanova University, November 1982.
- Wolterstorff, Nicholas. "God's Speaking and Augustine's Conversion".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Critical Essays*. Edited by William E.Man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161-174.

# Autography and Universal History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ZHU Zhenyu

Lecture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thirteen books of Augustine's *Confessions* ar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book 1-9 are Augustine's autobiography about his sinful youth and hi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book 10 is a meditation on memory and the cognitive powers of soul; book 11-13 are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s of Genesis. The unity of the three parts, however, is widely debated. This article, focusi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first nine books and the allegories used throughout the work, outlines the inner consistence of the work. The first nine books serve as an illustration of redemption. Augustine, as is depicted in the memoir, is not only his historical self, but also a paradigm of everyone, who, having sinned in nature, will be saved by grace. The stories of all individuals constitute the universal history, which is paralleled by the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in book 11-13, and in both cases salvation means the return to the

Origin. God is not an object external to the self in the world of creature, and it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one's mind, the very topic of book 10, that paves one's way back to God.

**Keywords:** *Confessions*; Augustine; Universal History